

西方帝國主義所宰割，那里還有力量來中國作文化侵略呢？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，一半固然由於別的種種機緣，一半豈不是也由於那些維新志士，「不顧利害，甘蹈危機，一尊王倒幕，為幕府所駢誅而不悔，始得成功的麼？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維新志士為不如螻蟻，便不應該這樣來批評黨案，無論尊王與共產怎樣不同，但其以身殉其主義的精神總是同的，不能加以歧視。日本人自己輕視生死，而獨來教誨中國人「苟全性命」，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，顯係一種奴化的宣傳。我并不希望日本人來中國宣傳輕重生死，更不贊成鼓吹苟全性命，總之這些他都不應該管：日本不妨用他本國的文字去發表謬論或非謬論，但決用不着他們用了漢文寫出來教訓我們。

順天時報上也登載過李大釗身後蕭條等新聞，但那篇短評上又有一如肯自甘澹泊，不作非分之想」等語。我要請問日本人，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，是非分之想？如自己的報上的記載是事實，那麼身後蕭條是澹泊的證據，還是不甘澹泊的證據呢？日本的漢字新聞造謠鼓煽是其長技，但像這樣明顯的胡說霸道，可以

說是少見的了。日本人對於中國幸災樂禍，歷年干涉內政，「挑剔風潮」，已經夠了，現今還要進一步，替中國來維持禮教整頓風化，厲行文化侵略，這種陰險的手段實在還在英國之上。英國雖是帝國主義的魁首，却還沒有來辦「順天時報」給我們看，只有日本肯這樣屈尊賜教，這不能不說同文之賜了。「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思天下唯羿為愈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，是亦羿有罪焉。」嗚呼，是亦漢文有罪焉歟！

### 蘇曼殊及其友人

柳無忌

曼殊生在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，死在民國七年，在中國這是一個最紛擾多故的時期，也可以說是一個人才薈萃的時期。在政治的方面，曼殊看見專制剷除；種族方面，曼殊看見清室推翻；當時的外交是失敗的國恥，甲午庚子的遺恨留在曼殊幼年的印像中；當時的思想是在澎湃混攪，新的罪惡瀰漫在舊禮教中。在這樣極亂的時代內，曼殊翱翔其間，他沒有帶得一些塵俗的習氣，像雲中白鶴樣他出沒於腥腐的社會。是的，他沒有為世俗的罪惡所染污，他留給我們的始終是個潔白的一生；

但是他却並不曾十分的忘情世事，像他要給現在及將來的時代以極大影響，他的生活也曾為時代所影響着。他并未脫離時世而獨立，因為這是不可能；他所脫離的祇是時代的腐孽。他的隱在僧侶中亦是暫時而極短，他不曾真正的遁世離俗，他祇是入世而不為世所污。這些都可於他言行思想中顯證出，現在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他的朋友。在他與友人的關係中我們能看出他的為人，我們也可約略的尋出友人所給與他的影響。

曼殊的交遊極廣，柳亞子蘇玄瑛傳中曾講他在日本時的情形；「海內才智之士，鱗萃輻湊，人人願從玄瑛遊從，自以為相見晚。」

在安慶的時候，鄭之蕃的與柳無忌論曼殊生活函中亦講過：「他到安慶後，人家仰慕他名氣的非常之多，天天有人要想來看他，他總是設法避去，以為討厭。」尤其在晚年，當他聲望已昭著時，慕名而願交結他的朋友極多；但比較同他關係深一點，交情密切一點的，却是在早年時認識的友人。

因為他的友人太多了，敘述時一方面嫌繁瑣，一方面又易掛漏。我略把時期來分配彙聚出，這樣或者有系

統線索可尋些。

(一)

香港讀書時代的朋友

馮懋龍——鄭貫一

曼殊三次革命軍題辭：「馮君懋龍，余總角同窗也。少有仁人之風，與鄭君貫一齊名，人稱雙璧。」馮懋龍和鄭貫一，大概是他在香港讀英文時代的朋友了。曼殊在絳紗記上講：「余束髮受書，與瑛友善，在香港皇娘書院，同習英文。」皇娘書院就是現在的皇仁書院，英文名 Queen's College 鄭，馮二人或即曼殊當時在此校的同學。貫一早死，馮懋龍就是後來的馮自由，他們倆都是廣東人。

(二)

上海國民日日報時代的朋友

陳仲甫——

章行嚴

何靡施——湯國頓

在章行嚴用「爛柯山人」名字所做的小說雙桺記內說：「後靡施復來自閩，余方經營某新聞社，即約與同居。……獨秀山民性伉爽，得靡施恨晚。吾三人同居一

室，夜抵足眠，日促膝談，意氣至相得。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，亦靡施劇談之友。」

記中的所謂某新聞社，就是國民日日報社，獨秀山民是仲甫，燕子山僧是曼殊。在此三人中間，曼殊和仲甫交誼最深，在學問方面，亦頗受仲甫的影響。曼殊所譯的慘世界，由仲甫潤飾過；曼殊在此時期開始學做詩，也由仲甫指導。所以曼殊在文學因緣自序中，稱他是「畏友仲子」，且常有詩畫送給他。關於畫的方面，曼殊有題「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」的一幅，詩的方面，有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，及東行別仲兄兩首。仲甫爲曼殊所作的詩文，有題梵文典七律一首，別曼殊七絕一首，和絳紗記碎簪記上的兩篇序文。碎簪記即登於仲甫主辦的新青年上。曼殊死後的八載，在民國十五年秋，柳亞子曾爲曼殊的事訪過仲甫，並記有一段與仲甫的談話，此段談話現刊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書內。讀後我們可約略看出曼殊與仲甫的交誼。仲甫名仲，號仲子，又號獨秀，安徽人。

大概曼殊和行嚴關係，比較仲甫不深切一些。文字上的來往，曼殊有雙杵記序，稱行嚴爲「書記翩翩」。行嚴有絳紗記序，絳紗記即登於行嚴主辦的甲寅上。在雙杵記中亦有幾處道及曼殊；除上面所引一段外，還記有一段無錫伍天苛（疑即胡敦復）的談話：「此女回顧時，夕陽波面，好一幀冷春圖畫。倘燕子山僧在此，又與之以美人標本矣。吾輩更爲緘色，歸以告之，彼必頓足不迭，恨其未見。吾豫想其憨態，是以失笑。」十六年一月的甲寅，行嚴答柳無忌的通訊中，有「……然劍自應爲之立傳，因循未就，深負死友，勞君見促，會當奮筆，」數句。倘使這篇曼殊的傳能草就時，我們定可尋得許多有關曼殊極好材料。行嚴名士釗，號秋桐，又號孤桐，湖南長沙人。

何靡施號梅士，福建人。事跡詳雙杵記中。據記中所講，他是同曼殊劇談之友。曼殊在雙杵記序中首二句會云：「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著來意，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。」

在國民日日報上，曼殊有留別湯國頓詩二首，大概湯也是曼殊這時期的朋友，但不能詳其始末了。

國民日日報館在上海英租界，編輯者爲行嚴仲甫等；曼殊住此時爲一九零三年，僅二十歲。

(三)

蘇州吳中公學時代的朋友

祝心淵——包天笑

吳中公學設在蘇州，是由學生自己組織的學校。當一九零三年曼殊在校中當教授時，和包天笑祝心淵都是同事。

包與祝都是蘇州人。包名公毅，號朗生，有送別蘇子穀詩兩首，見國民日日報。在他的小說海上蜃樓中，亦有這幾句記載：『那時朋友中，有蘇玄曼……等，同在蘇州當教員。』玄曼就是曼殊。在此書第二集內亦有許多關於曼殊的記錄。曼殊會把印有「靜女調箏圖」（調箏人百助眉史小影）的名信片送給天笑，并題識於上。他在與劉半農信中，亦曾講：「朗生兄時相叙首否？彼

亦纏綿悱惻之人，見時乞爲不慧道念。」曼殊最後發表的一篇小說非梵記，就在天笑所主編的小說大觀上登載。

祝心淵那裏，聞有曼殊送他的畫。祝名秉綱。

(四)

南京祇桓精舍和陸軍小學時代的朋友

楊仁山——陳伯嚴

李曉暎 劉三

趙伯先 柏烈武

曼殊在南京做事情有兩回：一回是一九零五年，在楊仁山陳伯嚴所辦的祇桓精舍教書；一回是一九零六年，在江南陸軍小學教書。

楊仁山是有名的佛學研究者；但曼殊對於佛學觀念，是否有些受他的影響，却不得而知，燕子龕隨筆中有兩則提及仁山。一則稱他爲「仁山老居士」，又一則如下：「十一月十七日，病臥祇桓精舍，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。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，而

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。在絳紗記上曼殊寫着：「時楊文愛程散原創立砥洎精舍於建鄴，招瑛爲英文教授。後楊公歸道山，瑛沈跡無所。」程散原卽陳伯嚴。伯嚴名三立，號散原，江西義寧人。楊仁山安徽石埭人，名文會。楊文愛當是楊文會的諧音。

砥洎精舍的同事，有李曉暎，名世由，湖南寶慶人。在飛錫的潮音跋內曾提起他的姓名，——「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……偕詩人陳伯嚴，創辦砥洎精舍于建業城中，以爲根本；函招閻黎，并招李曉暎爲教師。」楊，陳，李均是曼殊講經的朋友。楊李二人現均逝世。

陸軍小學的同事，有劉三，號季平，江蘇上海人，和曼殊交誼頗切。曼殊所畫的「文姬圖」，「白門秋柳圖」，「黃葉圖」，都是送給劉三的。其餘爲劉三作的詩，和劉三送曼殊的詩，略見燕子龕隨筆。隨筆中一則有：「劉三工詩善飲，余畫「文姬圖」寄之。」等等。又一則有寄劉三白門的二首絕詩，卽曼殊集中的有懷二首。第二首的末二句爲：「多謝劉三問消息，尙留微命

作詩僧。」此外詩集中尙有西湖韜光菴夜聞鶉聲簡劉三的一絕詩。詩云：「劉三舊是多情種，浪跡烟波又一年，近日詩腸饒幾許？何妨伴我聽啼鶉。」此外曼殊畫跋上亦有幾則提及劉三。劉三贈曼殊詩「懷人紅絆影」句，自注：「東海女詩人，曼殊臨別，以共攝影贈余。」又陳佩忍來信，講：

「昨晤劉三，據云，渠所藏曼殊照片極夥。卽如弟所云孩童照，渠亦有之；并云，保抱者乃其外祖母，非一母也，云云，其母其姊之照，渠亦有之。惜近來黃葉樓中爲周蔭人兵所據，恐與二萬卷珍藏書，盡遭狼藉矣！」信中所謂其母當就是河合氏，曼殊姊亦見斷鴻零雁記中。此數張珍貴的照片，與曼殊贈劉三的畫數幅，都因此一時不能借得印出，而反有狼藉之虞，殊爲可惜。

還有丹徒趙伯先，名聲，是同盟會的鉅子，在黃花岡失敗之後，嘔血而死。曼殊和他的交誼，見燕子龕隨筆，又見燕子龕書札答蕭公書內。在隨筆內曼殊講：「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，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，伯

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，始與相識，余歎爲將才也。每次過從，必命兵士携壺購板鴨黃酒；伯先豪於飲，余亦雄於食。既醉，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，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，至樂也。別後作畫倩劉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：「絕域從軍計惘然，東南幽恨滿詞箋。一簫一劍生平志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。」答蕭公書中有：「今託穆弟奉去『飲馬荒城圖』一幅，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；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，亦昔人掛劍之意。此畫而後，不忍下筆矣。」此外曼殊尚有贈伯先圖一幅，題譚嗣同終古高雲一絕于上，現在伯先的表親唐軼林處。據狄君武講，這就是「飲馬荒城圖」，圖中有城有馬，惟並不見飲馬的樣子，或非是。關於此圖的考證，詳論曼殊畫中。

此外尚有柏烈武，名文蔚，安徽人，亦是陸軍小學的同事，與曼殊甚熟悉。

(五)

蕪湖皖江中學時代的朋友

鄧繩侯——張伯純

曼殊到蕪湖皖江中學教書，在一九零六年，是劉申叔介紹他去的。申叔的事情，留在下面講。在蕪湖的朋友，有鄧繩侯，名藝孫，安徽懷寧人。繩侯有憶曼殊阿閣梨詩，見潮音。詩云：「寥落枯禪一紙書，欹斜淡墨渺愁予。酒家三日秦淮景，何處滄波問曼殊。」曼殊有畫送他，曾影印在天義報上。畫上的題跋講：「懷寧鄧繩侯先生藝孫，爲石如老人之曾孫，於其鄉奔走教育。余今夏至皖江，就申叔之招，始識先生，與共晨夕者彌月。陳佩忍處藏有曼殊在南京時與繩侯及江彤侯合攝的小影，題曰『白門塵夢』，并題識如下：『此曼殊大師在南都時與懷寧鄧繩侯藝孫，歙縣江禾彤侯兩君所攝之小影也，藏之且二十年矣。繩侯爲石如老人之孫，曾與彤侯在蕪湖勾當教育，予于乙巳冬往訪無畏，始相識焉。及丁未九月，大師來滬，以此影見贈，恍然如遇故人。光復後，兩君先後任安徽教育廳數年。鄧死未幾，大師亦逝，今惟彤侯在耳，爲可悲也！』

張伯純，名通典，湖南湘鄉人。是皖江中學的監督。曼殊與默君女士書：『尊翁亦十餘年闊別，都不聞動定，思念弗置。』默君就是伯純的女兒，她在先考伯純公行略中曾有下面這幾句：『歲乙巳，應友人公推，監督皖江中學于蕪湖。……校中教授，如蘇玄瑛，陶成章諸人，固當時知名士，而富革新之志者。』

(六)

日本民報和天義報時代的朋友

劉申叔——何震——章太炎——黃季剛

在這個時代，可算是曼殊朋友最多的時代了。最重要的，是章太炎和劉申叔兩人。太炎主持民報，申叔創辦天義報，曼殊和申叔同住，也常和太炎往來。太炎，申叔兩人，都是研究佛學的，也喜歡講梵文，曼殊頗受他們的影響。梵文典有太炎和申叔的序；曼殊畫譜亦有太炎序，申叔夫人何震的後序。何震自稱「曼殊女弟子」，有梵文典偈，亦是爲曼殊所作的。後來申叔變節，太炎在書蘇元瑛事上有這一段的記載：『元瑛與劉光漢

有舊，時時宿留其家；然諸與光漢陰謀者，元瑛輒言之或不同坐……光漢爲中調事發，遂以誣元瑛，顧談者不自量高下耳。』

陳仲甫亦講過，申叔把曼殊認作傻子，他們夫婦和端方關係，都不避曼殊談講着。曼殊聽了，却把來告訴仲甫。像這樣無德行的朋友，曼殊與之訂交而始終不爲所污，這點就是曼殊的難能，所謂「礪而不磷，涅而不滓」的就是了。有一次，當曼殊在西湖白雲寺時，忽然接到一封警告的信，指曼殊爲偵探；這就是因曼殊與申叔的關係而生了誤會。然而高抗的曼殊怎能爲腥腐之流所染污呢！申叔名師培，一名光漢，號無畏。何震號志劍，夫婦二人同是江蘇儀徵人。

曼殊和太炎的關係最深，在文字上得太炎的帮助更多。有泪紅生在記曼殊上人文中講：『……與太炎居尤久，其文字常得太炎潤色，故所譯英文擺輪詩中，多奇字，人不識也。』

據周作人說，曼殊所譯的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，

和瞿德題沙恭達羅詩，都是出於太炎之手；我想未必盡然，或者這些是曼殊譯後而經過太炎潤飾的。章行嚴亦講，他藏有曼殊所譯去國行數章的手草，並有太炎增削之跡。這樣，可見太炎對於曼殊影響極大，曼殊的詩文得力於太炎處的亦多。不過曼殊文墨所以能如此卓絕獨出，却還在他自己的天才與用功。在仲甫的談話中他講得很明白：『在日本的時候，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，但太炎也並不會好好兒的教；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，不管是古人的，是現代的，天天拿來讀。讀了許多東西以後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。』太炎所作書蘇元瑛事，曼殊遺畫弁言二文，于曼殊的身世，亦間有述及。可是曼殊與太炎交遊雖密切，即于當時對太炎爲人亦不能釋然。在隨筆中他有這一段：『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，謂居士深於憂患。及余歸至上海，居士方持節臨邊，意殊自得矣！』又曼殊答蕭公書中，有『此次過滬，與太炎未嘗相遇；此公興致不淺，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，故未造訪，聞已北上矣。』曼殊不滿意

於太炎當時的那種行爲，亦可在言外看到了。太炎名炳麟，又名絳，號枚叔，別號末公，浙江餘杭人。

在曼殊詩集中，有耶婆提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的一首五古。末公即太炎，曠處士是太炎門生黃季剛。季剛名侃，湖北黃陂人。據他在縹秋華館說詩內所講，曼殊所譯拜輪的哀希臘和贊大海，實際上是他所譯；但我不能十分相信，大概是曼殊草稿而季剛爲修飾罷了。

當時仲甫亦在日本，和曼殊往來甚密。曼殊的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的一詩就是此時的作品。

此外，安徽孫少侯（毓筠）的一家，都和曼殊很熟。曼殊有和少侯兒子伯純仲戟等合攝的小影。又曼殊有代柯子簡少侯的一詩，這「少侯」不曉得是否即孫少侯？其餘同盟會的人物，和曼殊有關係的甚多，却不能一一遍及了。

民報和天義報都在日本東京印刷發行。曼殊往來此間應是民國紀元前六年至五年左右。